

黃宇光 手術病人的呵護者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國際麻醉藥理學會 (ISAP) 主席、世界麻醉醫師學會聯盟 (WFSA) 亞澳區常委兼副秘書長……專業性極強的學術兼職表明了他在中國麻醉學國際交流方面的傑出貢獻。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麻醉科主任黃宇光，在旁人眼中是麻醉界權威人士，是搭建本土麻醉界與海外溝通的橋樑。但他認為自己僅僅是一位專業麻醉醫生，接受過命運的饋贈，有着實在的生活，所做的一切，只是對社會的感恩回報。「我只是手術病人的呵護者。」他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田一涵

黃宇光

父賢母慈鋪就求學路

蕪湖靈秀山水的滋養，加上家庭開放式的培養方式，造就了黃宇光敏而好學的精神氣質。入學後，他便顯現出較同齡人高的接受和理解能力。

文革中，為響應毛澤東「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號召，蕪湖教育部門在六所小學中選拔出兩人，破格跳級。「我便是其中之一。」黃宇光說。就這樣，年僅10歲的他，走入了初中一年級的課堂。1976年，黃宇光高中畢業，16歲的他下鄉當了知青。

「在農村那段經歷非常艱苦，但是砥礪了意志，日後轉化為不可多得的財富。」

恢復高考後，黃宇光考入皖南醫學院，就學期間，母親向親戚借錢為他買了一台錄音機，一套外語教材和十三盒磁帶，鼓勵他學習英語，繼續攻讀研究生。功夫不負有心人，1985年，黃宇光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北京協和醫院的研究生，與這所醫院近三十年的緣分，就此開始。

「生活中處處滲透着管理的學問」

從坐落於王府井帥府園1號的協和醫院大門徑直進入，在醫院麻醉科的辦公室裡，每個清晨，創科元老羅來葵教授在練習蠅頭小楷；溫馨而整潔的高幹病房裡，資深專家羅愛倫在詢問病人的術後感受；會議室中，青年醫學才俊們用正宗美

式英語流利地進行早交班。《論語》中所描述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大概可以用來形容這裡的氣氛。

在帶領麻醉醫生們穿梭於手術室、為病患減輕痛苦之餘，作為麻醉科的「掌舵人」，黃宇光常常感受到科室在高效、和諧地運轉。「作為一名醫生，我並沒有修習過管理類的課程，但如果留心，可以發現，生活中處處滲透着管理的學問。」

黃宇光的弟弟在讀小學時是一個令老師頭痛的角色，逗蟲蠅、爬高牆，無所不為，曾一度被學校除名。轉到另一所學校後，老師採取以「信任」和「鼓勵」為主的策略，讓他負責班級的紀律管理。弟弟頓時產生了責任感，心存「為老師而努力」的信條，在生活上自律、在學習上奮發，成績和精神面貌都煥然一新。他與黃宇光一同進行高考複習，廢寢忘食，最終以優秀的成績考取了南京河運學校，人生由此得到改變。黃宇光從弟弟的成長過程中感悟出這樣的管理方法——「多發獎金少打屁股」。

協和醫院麻醉科的年輕人是名校畢業的佼佼者，全都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帶領這群年輕人時，要盡量為他們創造更多職業成長的機會。」黃宇光說，「同時要包容他們的個性和缺點，因為那些是連他們父母都改變不了，重在用人之所長。」

手術「航空母艦」的平台和甲板

人類的文明已經有幾千年歷史，而減輕疼痛感的麻醉學科迄今只存在168年。黃宇光與麻醉科結緣，是在1983年，當時他大學剛剛畢業，在選擇專業上並沒有多少自主性，僅有婦產和麻醉兩

個專業可供選擇。「選擇麻醉科，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這個學科現在已經成為醫院平台的一個樞紐學科。」黃宇光表示。

將麻醉醫生的職責僅僅理解為打一劑麻醉針、使病人沉沉睡去，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黃宇光將麻醉科手術室的重要性比作一艘航空母艦上的平台和甲板。「所有的手術科室都需要在麻醉科手術室平台上工作，麻醉能否做得安全、順暢和高效，事關所有手術科室，甚至全院。」黃宇光說，麻醉科作為現代醫學一門重要的樞紐學科，責任重大。

他舉例說，血荒，幾乎是每個醫院都會發生的問題，而手術病人用血約佔醫院用血的2/3。合理利用有限血源，是臨床醫生在工作時需注意的問題。協和醫院麻醉科的醫生作為手術間的主角之一，努力作為，在院領導的支持下，逐漸形成了多科室的團隊協作，創建了協和特色的臨床用血文化。「我們現在通過自體血回輸、控制性降壓和血液稀釋，大大節約了有限的血源。」



黃宇光(右)與美國華人麻醉學會主席劉恒瑞教授。 本報北京傳真



北京市政協委員黃宇光。 本報北京傳真

提案被否 心悅誠服

交通，猶如一個城市的血管。自1985年就讀於北京協和醫院，黃宇光見證了北京交通業突飛猛進的發展。他回憶說，1991年他到美國深造時，開着二手車，覺得甚是方便，而當時北京路面上的車還很少。到了1993年，北京的街頭開始出現蝗蟲一樣的「面的」，1997年之後，北京已經有很多私家車了，擁堵問題日益嚴重。

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黃宇光曾提出施行潮汐車道通行、治理長安街擁堵問題的相關提案。「從西方

國家治理擁堵的經驗來看，潮汐車道通行是行之有效的。」這個提案經過相關部門的認真調研後並未被採納，但黃宇光表示，自己對於提案被否，心悅誠服。

「我先後收到了相關部門五封來信，全方位論證施行潮汐車道對長安街交通可能的綜合影響。」黃宇光說。在此之後，黃宇光又接到隨訪電話，詢問對提案的答覆是否滿意。雖然提案被否，但是他也充分感受到了相關部門對政協委員提案的高度重視。



黃宇光(右)與同事探討手術方案。 本報北京傳真

K.C.Wong —— 國際化道路上的引路人



黃宇光(右)與他的引路人K.C.WONG。 本報北京傳真

「一位容貌酷似劉少奇的學者K.C.Wong，成為我職業生涯國際化上的引路人。」黃宇光說。一本《緣分》，記錄了K.C.Wong教授的人生歷程。採訪當日，他拿出了一本藍色封皮的書，書的末頁上有這樣一段文字：「一個出生於中國，8歲隨父親到美國謀生的美籍華人，幾十年通過個人的不懈努力，以常人所無法比擬的執着，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最終登上麻醉學科學的高峰。」

黃宇光與K.C.Wong的邂逅，是在

1991年5月的鹽湖城。「當時我讀完了協和醫學院的研究生課程，當美國塔科瑪總醫院的Anwar醫生推薦，追隨K.C.Wong進行學術研究」。在美國期間，黃宇光不僅從這位學者身上學到了前沿的麻醉學知識和嚴謹的學術作風，也感悟了做人的道理。K.C.Wong的為人方式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在他身上，我學會了不輕易批評別人，謙虛地做好一個聆聽者。」黃宇光說，「當然，在合適的時間和地方發表演論，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前提是有利於團隊協作並實現互贏。」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遲遲不到的憲政

宿正伯



孫科(1891-1973) 資料圖片

黨專政之階級專政論，此大謬也！」然而，反對之聲並不因國民黨的解釋而稍減。國民黨高層也出現了「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呼聲。1931年10月，孫科提出了「速開黨禁，實行民治」的主張，1932年出任立法院長後，他又提出「於最近期間，籌備憲政之開始」，進而掀起與汪精衛、于右任之間的公開辯論。辯論的結果是，同年12月20日舉行的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孫科等關於從速制憲的提案。

1933年立法院成立以孫科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1935年10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開憲治，修內政，以立民國確實鞏固之基礎」。隨後的12月4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決議：於1936年5月5日宣佈憲法草案，10月10日前選舉代表完畢，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審議憲法。

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準時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史稱《五五憲草》。5月14日，公佈《國民大會組織法》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選舉工作陸續展開，但是由於此時中日緊張局勢升級，華北地區代表選舉無法按時完成，國民大會召開時間被迫推遲。

1936年12月12日，影響深遠的「西安事變」發生，國共第二次合作隨之開始，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地位得到承認，國內政治局勢發生戲劇性轉折，國民黨五屆代表選舉必須重新考量。1937年2月20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議國民大會定於當年11月12日召開。4月，



五五憲草。 資料圖片

立法院對《國民大會組織法》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進行了修改。到1937年夏天，大多數地區完成了代表選舉。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家進入戰時狀態，國民大會無法按時召開，憲政之路在「臨門一腳」時擱淺。

聯合抗日的局面已然形成，但政府還是那個「一黨專政」下的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迫切需要一個體制內的政治舞台。於是，在共和民主黨派一再



呼籲下，國民黨於1938年3月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不具有實際權力，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機關，而且大多數參政員都是國民黨黨員，中共和民主黨派人士只佔少數。儘管如此，但畢竟是提供了一個發表政見的合法講壇，因而是一種進步。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張瀾、曾琦等中共和民主黨派傑出代表當選為國民參政員。

國民參政會成立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憲政運動，要求盡快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國民政府對中共和各民主黨派推動的憲政運動有疑惑，也有害怕，因而不斷推遲國民大會召開時間。遲遲不到的憲政，使問題越積越多，矛盾越積越深。爭取憲政的鬥爭，也進一步促進了各民主黨派的發展與聯合。

連載⑧